

童 年

My
Childhood

〔苏〕马克西姆·高尔基〇著
李辉凡〇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童 年

My
Childhood

〔苏〕马克西姆·高尔基〇著
李辉凡〇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 / (苏) 马克西姆·高尔基著；李辉凡译。—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7.1

ISBN 978-7-5125-0897-2

I. ①童… II. ①马…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52084号

童年

作 者	[苏]马克西姆·高尔基
译 者	李辉凡
责任编辑	潘建农
特约编辑	太井玉
统筹监制	文 钊
策划编辑	文 雯
封面设计	新艺书文化
版式设计	程海林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时代光华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10.25印张
	183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897-2
定 价	30.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 64271551

传真：(010) 64271578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传真：(010) 64271187-800

E-mail：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初
岸

与美同栖

献给我的儿子

向着光亮坚强生长

《童年》是苏联重要作家高尔基的三部自传体小说中的第一部（另外两部分别是《在人间》、《我的大学》）。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出生在社会底层，因家贫失学，后自学成才。代表作除自传体三部小说外，还有长篇小说《母亲》，短篇小说《海燕之歌》《鹰之歌》等。其中，《童年》以他童年时代的真实生活为素材创作而成，从中可以了解一位伟大作家的成长经历，也得以透视彼时俄国的民俗习惯、风土人情等。

《童年》以平实的笔调，真实记录了作者，书中名为阿列克谢的男孩，在四岁至十岁期间的成长岁月，刻画了一组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外祖父卡什林是染坊主，随着年迈体衰，家境衰落，处理家庭关系也日渐力不从心。儿子为争夺家产不断向他挑衅，女儿婚姻一再失败，都给他带来沉重打击。这个吝啬的老人在家产散尽后，在金钱方面对多年相濡以沫的妻子也无比苛刻，显得自私又贪婪。然而，伟大作家的出色之处在于成功地塑造立体的圆形人物，

揭示人性的丰富复杂。外祖父爱财如命，性情暴躁，发怒时甚至殴打小阿列克谢，可在和孙辈相处的某些时候，他也会给小外孙讲自己的童年往事，教他读书识字，流露出几许脉脉温情。

外祖母是书中刻画较多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她为人正直，心地善良，给童年的阿列克谢带来了温暖和希望。外祖母以宽阔的胸怀善待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即使是暴虐成性的丈夫、不争气的儿子，她也始终用一种亲切包容的态度对待他们。外祖母还非常坚强，外祖父破产后，对金钱格外看重，坚持和她分家，不肯再抚养小外孙。外祖母毅然挑起了养家的重担，安慰阿列克谢说：“我去挣我的和你的面包，不用害怕！”这种坚强、勇敢的品格深深打动了作者，他以深情的口吻赞扬这位影响了他一生的可敬老人：

“她立即成了我一生的朋友，成为我最贴心、最了解、最珍贵的人——是她那对世界的无私的爱丰富了我，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

母亲瓦尔瓦拉的形象在小说中也非常真实生动。少女时代的母亲纯真善良，对爱情忠贞坚定。青年丧夫后，她将自己的爱倾注给唯一的儿子，但她实在无法忍受父亲的暴虐、兄弟的刻薄，不得不再次离家。再婚后，丈夫冷漠无情，这段不成功的婚姻瓦解了她的意志、损害了她的身体，使得她逐渐消沉颓丧，以致早早离世。母亲的不幸遭遇给小阿列克谢的童年带来浓重阴影，多年后回忆起来都伤心难忘。

除此之外，书中的其他人物也塑造得相当丰富。如自私冷酷的两个舅舅，为争夺家产，欺负自己的父母和姐妹；出于对阿列克谢父亲的嫉恨，他们曾将他推进冰窟窿，险些害死了他；他们丝毫不懂尊重女性和他人，在家中殴打妻子，百般戏弄老长工格里戈利，还活活压死了年轻工人“小茨冈”。这两个人是俄国社会中的典型小市侩，惹人厌憎。和他们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另外一些善良的人：勤勤苦苦工作了一辈子的格里戈利，被主人榨干价值后赶出家门；能吃苦又懂事的“小茨冈”，多次保护小阿列克谢，却在抬重物的过程中被压死；教给小阿列克谢知识的房客“好事情”，因得不到大家的认同而被撵走。这些好人勤劳、大度，尊重体谅弱者，在当时的社会里却生活得无比艰辛，间接揭示了当时俄国社会的不公和黑暗。

难得的是，作者并未仅仅停留于对于黑暗现实的揭露，而是将笔触上升到批判和反思的高度。为什么要讲述俄罗斯民族野蛮生活中的丑陋故事呢？作者的回答是：

“因为这是一种能长久存在的丑恶的真实，它直到今天还没有消灭。这样一种真实，如果想从人的记忆、从灵魂、从我们一切沉重的可耻的生活中连根儿拔掉，就必须从根儿上认识它。”

卑劣野蛮的集体性格，是妨碍一个民族不断进步和提升的拦路石，唯有正视它、清除它，才能提升民众素质，进而促进民族的向上发展。从这点来看，高尔基不愧为俄罗斯民族的伟大作

家。他深爱着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不惜以自曝家丑的方式，鞭辟入里地分析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种种亟须改进、完善的不足之处，从而促进俄罗斯民众更好地反省和进步。

也正因为心怀大爱，作者笔下的人物景色、风土人情，无不充满着昂扬的生命力和焕然的美。作者曾多次写到俄国的美丽景致，伏尔加河周围的景色，“每时每刻都是新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还有那红色的天空、黑色的苹果树枝丫、金黄色的大公鸡等，丰富的色彩勾勒出明丽的田园风光。而雅科夫舅舅扣人心弦的吉他演奏，外祖母热情奔放的动人舞蹈，还有那些动听的民歌和民谣，地地道道的俄罗斯故事，无不洋溢着浓郁的俄罗斯气息。这些，共同钩织成一幅幅绚丽的俄罗斯风情画卷，令读者徜徉其间，如痴如醉。

正如作者所说：

“我们的生活是令人惊叹的，这不仅因为在这种生活中这层充满各种畜生般肮脏的土壤是如此富饶和肥沃，而且还因为从这层土壤里仍然胜利地生长出明亮、健康和富有创造力的东西。”

从真实的丑陋中发现美，相信美，创造美；从黑暗的现实里寻觅希望，向着光亮坚强生长。这，才是生活的本质，更是指引人生走向光明的真谛。

李汇群

译者序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他是蜚声世界的大文豪，无产阶级作家，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奠基人。他来自底层，自学成才，是一位多才多艺和多产的作家，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海燕之歌》《鹰之歌》《伊则吉尔老婆子》《切尔卡什》等，剧本《小市民》《在底层》《仇敌》等，中长篇小说《母亲》、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此外还有大量的文艺论著、散文和特写作品。高尔基的著作贴近人民生活，思想性强，人物性格鲜明，极富时代精神，语言生动、准确。作为无产阶级艺术家，高尔基不论在创作实践上还是理论建树上都为苏联社会主义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也是其诸多重要作品中最具特色的一本书。它记叙了作家从四岁至十岁这一时期的断面，也就是他的少年时代的生活，着重表现了一个来

自底层的孩子生活的艰辛和革命意识觉醒的过程，也从各方面描写了沙俄人民的真实生活和俄罗斯国民的众生相，既抨击了黑暗，又展示了光明。

阿廖沙四岁丧父后寄居在外祖父家里。外祖父卡什林是一个小染坊主，家境已经败落。严酷的生活使得这个本来就性情乖戾、吝啬的小老头变得愈加贪婪、古怪、暴躁，他喜怒无常，脾气极坏，经常谩骂甚至毒打亲人和幼小的孩子。两个舅舅米哈依尔和雅科夫也是极其自私、粗野的市侩。这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的阶层，集百年俄罗斯灵魂中的痼疾与沉疴之大成：愚昧、落后、狭隘、自私、庸俗、残忍……父子、兄弟、夫妻之间钩心斗角，为了争夺家产或为一点小事彼此争吵，甚至打得头破血流。两个舅舅之间常常像狗一样大打出手；父子之间也不停地斗殴；外祖父鞭打阿廖沙，竟把他打得失去了知觉；外祖父疯狂殴打外祖母的脑袋，致使她头发上的发针深深扎进她的头皮里；两个舅舅由于嫉妒，把阿廖沙的父亲骗到野外进行毒打，并狠心地把他推进冰窟窿里；米哈依尔舅舅因为无聊，唆使小孩把烧红的顶针放在瞎眼的格里戈利的手边，侮辱、加害这个老长工；两个舅舅要工人“小茨冈”去抬沉重的十字架，活活把工人压死；雅科夫舅舅无端打死自己的老婆；还有阿廖沙的后父用脚尖踢女人的胸脯……一件件丑事，一桩桩暴行，一幕幕惨剧，真是令人目不忍睹。在外面，大街小巷里，一些小市民的残酷行为有时达

到更加疯狂的程度，他们凌辱可怜的乞丐和残疾人，无端殴打乡下人，把人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还有那个豢养打手的伯爵小姐也专门打穷人，并把打手借给地主去毒打农夫和农妇……令人发指。

阿廖沙就是在这种黑暗的、令人恐怖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身边那一切层出不穷的丑事和暴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一种无法抗拒的苦闷令我窒息，好像全身注满了沉重的东西，好像长久地住在一个黑暗的深坑里，失去了视觉、听觉和一切感觉，像一个瞎子和半死不活的人……”是的，阿廖沙在外祖父家、在自己的周围目睹了并且感受了那么多的丑陋、污秽、残忍，即使是一个成年人的心灵也会受到腐蚀和摧残的。但是，阿廖沙并没有被这些黑暗的丑事和腐蚀人的心灵的恶势力压倒、毁灭，反而锻炼成长为一个坚强、勇敢、正直和富有同情心的真正的人。这是因为，在这个现实中除了黑暗势力外，还有许多善良、正直的人，是他们给了他力量，给了他温暖，使他看到了光明。“孩提时，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蜂窝，各种不同的普通的粗人都像蜜蜂似的把自己的蜜——生活的知识和思想送进蜂窝里，他们尽可能地、慷慨地丰富着我的心灵。”第一个、也是最多地把蜜送到阿廖沙的蜂窝里去的人就是外祖母，是外祖母的无数优美动人的童话、民间故事培养并陶冶了阿廖沙崇高的情操：“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

的生活。”除外祖母外，还有那个善良、乐观的“小茨冈”，那个忠厚老实的老长工格里戈利，那个献身科学的“好事情”……正是这些善良、平凡的“普通粗人”哺育培养了阿廖沙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勇敢的反抗精神。

阿廖沙的坚强性格是在铅样沉重的生活重压下，在同无尽的苦难及恶势力的顽强抗争中，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接受和认识复杂现实里所有美好的事物中逐渐地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童年》是一部具有深刻教育意义和极大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在谈及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时，德国进步女作家罗莎·卢森堡曾深刻指出：“只有读过高尔基的《童年》的人，才能正确地评价高尔基惊人的历程——他从社会的底层上升到具有当代文化修养、天才的创作艺术和科学的世界观这样一个阳光普照的顶峰。”另一位亚美尼亚作家施尔万扎看完这部作品后也给高尔基写信说：“依我看来，整个这本书都是俄罗斯人民的，也是全世界各族人民的。您看，我并不是俄罗斯人，可是您所描述的一切使我感到那么亲切，犹如在写我们出生的那个民族的生活。请相信我的话，法国的、英国的、任何一个出身于人民或了解人民生活的作家都会这样说的。您的伟大的作品的优点就在于具有这种全人类性。它的另一个优点是那令人神往的生命力。”我国的鲁迅先生也说过：“高尔基是伟大的，我看无人可比。”

《童年》的构思，除表现阿廖沙的成长外，还有一个更直接

更重要的主题：揭露和抨击沙俄几世纪以来形成的小市民的痼疾。这部作品写于1912—1913年间，即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之后。高尔基在反思、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时，把目光投向了俄罗斯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特性，认真地考察并剖析了俄罗斯人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愚昧落后、自私贪婪、因循守旧，以及病态野蛮的生存方式。这些根深蒂固的俄国小市民的劣根性是俄国人民和俄国革命的大敌。高尔基深刻地认识到，要使民众觉醒，首先必须无情地、真实地正视俄罗斯国民性中的弱点。“为什么我要讲这种极其讨厌的故事？为的是使你们，先生们，知道这种东西还没有过去……”只有彻底地清除这些精神上的垃圾，治好自身的痼疾，才能真正做到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灵魂。这就是为什么高尔基在《童年》及整个自传体三部曲中如此无情、如此执着地揭露和鞭笞小市民的肮脏生活和灵魂的缘故。

《童年》在风格特点和艺术结构上也有其独到之处。众所周知，高尔基的早期作品，包括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感情奔放、色彩浓艳。而《童年》及整个自传体三部曲却是他创作中期的代表作，这时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已从高亢激奋转向了冷峻凝重，冷静的沉思代替了炽热的激情。或许可以说，高尔基已从一位激越的浪漫主义者转变成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了。《童年》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在自我

批判精神的统领下暴露国民的弱点，气氛不免有些压抑、沉闷，但是作者善于把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深邃的哲理思考结合起来，展示出光明的未来前景，这就使作品仍然洋溢着积极向上、明快乐观的精神。作为传记体作品，《童年》在艺术结构上与通常所谓的情节小说亦有所不同，它不以情节取胜，没有虚构的故事情节线索，而是以作者的生平事迹为基准。作者只能从自己以往的生活流中截取一个个值得回味、记忆鲜明的片断，通过主人公的视觉和感受再现出来。所以写自传体文学作品是有其特殊的难处的，处理不当，容易流于平淡、枯燥。高尔基是一位高手，他不仅有丰富复杂的甚至是传奇式的生活经历，而且有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童年》中出现的一幅幅多彩的生活画卷，引人入胜，带给读者浓烈的生活气息，使读者受到感动，产生共鸣。

《童年》不仅艺术结构严谨，也有出色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着力刻画了阿廖沙、外祖父和外祖母这三个人物。阿廖沙是全书的中心主人公，他心地善良、爱憎分明、是非清楚，严峻的生活、艰苦的环境把他磨炼成一个意志坚强、敢作敢为的新新人物。这个形象真实、生动、感人。外祖父是一个既可憎又可怜的人物，作者对他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但又是有分寸的。外祖母则是一个颇富诗意的形象，作者带着特有的感情对她做了重点的刻画。她善良、勇敢、乐观，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丰富的内心生活。外祖母的形象完全可以进入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学中最光辉、

最有人性，同时也是最富艺术魅力的女性形象之列。

总之，《童年》不论在艺术表现和人物描写方面都显示了作者新时期创作的明显特点：构思严密，结构严谨；既有绘声绘色的景物描写，又有细腻的心理剖析；语言生动，笔法凝练而质朴，真正做到了既使语言富于深刻的内在思想含蓄性，又同人物的性格刻画、作品的主题思想缜密地结合起来，达到了深化作品思想的艺术效果。

李辉凡

一

在一个昏暗、狭小的房间里，我的父亲躺在窗下的地板上，他穿着白色的衣裳，身体显得非常之长；他那双光脚上的脚趾奇怪地张开，那双亲切的手安详地放在胸脯上，手指则弯曲着；他那双快活的眼睛紧闭着，就像两枚圆圆的铜币，善良的脸色发黑，难看地龇着牙齿，使我害怕。

母亲半裸着身体，穿一条红裙子，跪在那里。她用黑梳子把父亲那很长的柔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向后脑勺。那黑梳子是我喜欢用来锯西瓜皮的。母亲不停地说话，声音沉厚而又沙哑，灰色的眼睛肿得像是溶化了似的，流着大滴大滴的眼泪。

外祖母拉着我的手。她全身滚圆，大脑袋，眼睛也很大，鼻子却松软得可笑。她穿一身黑色衣裳，全身很柔软，非常滑稽。她也在哭，哭得有点儿特别，好像是熟练地在给母亲伴哭似的。她全身颤抖着，并拉着我往父亲身